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叶紫卷

YU
YI

玉衣

叶

紫

著

YEZI ZHU



还乡杂记
行军掉队记
行军散记 / 岳阳楼
流亡 / 南行杂记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南行杂记 / 好消息
长江轮上 / 鬼
夜的行进曲
玉衣 / 插田
夜雨飘流的回忆
我为什么不多写
感想·意见·回忆
痛苦的思想
回到乡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叶紫卷

玉衣

叶紫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衣 / 叶紫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美文典藏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240 - 4

I. ①玉…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2832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蔡晓欧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4 字数：15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	1
爱伦凯与柯仑泰	4
忆家煌	8
关于《天下太平》	10
“手续费”与“刀手费”	12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14
还乡杂记	21
行军掉队记	30
行军散记	41
读《丰饶的城塔什干》	54
岳阳楼	61
古渡头	65
《丰收》自序	71
《丰收》后记	73
《丰收》四版的话	74
流亡	76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86
南行杂记	88
好消息	99
插田	103
长江轮上	107
鬼	113
夜的行进曲	117
殇儿记	121
玉衣	124
夜雨飘流的回忆	128
我为什么不多写	134
感想·意见·回忆	139
悼高尔基	141
国防文学的随感二则	143
《星》后记	146
痛苦的感想	148
致许广平信	150
回到乡村	152
病中日记	154
致张天翼书	210

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

这是一个文坛大混战的前夜！

自从“五四运动”掀动了这整个文坛的浪潮，连滚带爬地猛进到今日。十余年来政治状态的混乱，反映到文坛步法的庞杂，已经成了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在这庞杂的一团里面，有的已经跑到了时代十万八千里路的前面，而抓不住时代的核心。有的还在十六世纪的社会里呻吟，而不肯放弃旧的骸骨。守在象牙塔里的作家，高唱着唯美主义，民族主义的英雄，狂呼着热血头颅。颓废者只写贫病交加，才子佳人只沉醉于风花雪月。

这样杂杂乱乱的一群，通通在这混乱的文坛上占了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的势力，如同军阀们瓜分着地盘一样。各尽所能地用着千变万化的花样来吸取广大的读者去拥护他们。暗中在自己割有的一块地盘里，筑起坚固的防垒，以避免外来势力的侵入。招兵买马，积草囤粮，都准备来一个更庞杂的混战。谁胜了谁就握得这个天坛的霸权。

这一些万花缭乱的把戏，这一个杀气重重的文坛，已经把青年们的眼睛，扰乱得分不出青红皂白了。大多数都盲目地跟着这

喊杀喝吆的声音打磨旋！青年们有热烈的情绪，勇敢坚毅的精神，都想在这乌烟瘴气的阵线中找到一条良好的出路。

文坛的防垒太坚固了，青年们冲撞不进！

有的，少数的，已经拜门了，成立宗派，开始踏进这混乱的文坛。但是少数的仍旧在彷徨，仍旧是感到永远没有归宿的苦闷。

投稿到杂志或报纸的副刊上去吧，多如石沉大海，连个水泡都没有，稿子就被编辑先生摔进了字纸篓。书店的老板，看见你是无名人要头痛三日，更不敢审察你的作品的内容。要求引入门墙吧，请你先三跪九叩首地叫几声“老头子”称几声“门生”，才许你当一个小喽啰。有名作家的假面具，猫儿哭老鼠的慈悲，处处都刺痛了无名青年们的心坎！

然而这是文坛大混战的前夜呀！无名的青年们不甘寂寞，都需要一个为自己为大众而奋斗的营阵！

因此去年十二月里，我们这几个百分之百的无名小卒，为着思想上性情上都没有大不了的分歧，又同是一样的没有出路，便偶然地组成了这么一个“社”。大家都穷，暂时只好借着这么一本小册子，来经常发表我们的郁积。

这不是一个大大的集团，没有门墙也没有派别。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无名”所以叫它个“无名社”，我们十万分诚挚地同情于像我们这样的无名朋友，欢迎加入到我们这社里来。大家团结着，用自己的力量来开拓一条新文艺之路。从这大混战的前夜里，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

我们不需要颓废的无病呻吟，更不需要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不需要守在象牙之塔里的艺术家，也不想做一个文坛上的英雄豪杰。我们唾弃旧的尸骸，同时也不自称能干地描写一九三三

年的世界。

眼前这一个庞杂的文坛，我们认定它就在这大混战里大半将要遭到不可避免的毁灭。新的世界，完全是大众的。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一直到大众的技术。

我们这几个无名小卒们，不敢有丝毫的妄想，只要求能够老老实实地攀住时代的轮子向前进。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到一点伟大的题材，来做我们创作的资料。我们不梦想趁着这个庞杂的大混战，来占据这文坛的一个角角儿；我们只求多认识几个无名的朋友，共同来开拓一条新的出路！

我们的心，比竹子的心还要虚。一直虚到连一个小小的节筴都没有。

现在，这个小刊物已经和亲爱的朋友们见面了，这自然使我们欣幸。形式，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二十面纸的旬刊，每月按次刊三本。内容绝对不涉及政治情形，只登载属于我们这一个范围以内的作品，如：文艺的批判、论文、翻译、创作小说、戏剧、诗歌、小品文等项。编辑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的注重作品，不重情感。诚挚地将这块小小的园地，献给广大的无名作者！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团结起来，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开拓一条光明灿烂的出路！

这是一个文坛大混战的前夜！

（原载1933年2月5日《无名文艺旬刊》创刊号）

爱伦凯与柯仑泰

爱伦凯与柯仑泰，是女界的先觉，对于女性解放问题，都有卓绝的见地。下面是关于她俩的谈话记录。

紫文：今天，我们预备会谈的题材：是“爱伦凯与柯仑泰”。

瑛英：柯仑泰不是著述《三代恋爱》和《赤鸟》等小说的苏联女文学家吗？

紫文：她不但是文学家，而且是外交家，曾做过驻挪威大使及驻墨西哥大使。

斐佩：这两位世界女性，她们的言论，确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只是我对于这两个人的生世言行，都不明了。现在我把我所不明了的提出来，请你们指教：爱伦凯是生于哪一国的？

紫文：她于一八四九年生于瑞典南部的一个小都市里，父亲曾做过内阁的国务员。母亲亦受过高等教育，很热心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所以爱伦凯后来的提倡妇女解放运动，不是无因的。

斐佩：爱伦凯的人生观是怎样的？

紫文：她是个唯心的乐观论者。她主张既然生在这个世界上，心身都应该很康健的，很快乐的，而且强有力地生活着。她

说过：“我们的生活，应该终日有谦逊的心情，宽怀的胸襟，对一切事物，都应有大诗人那样的深刻的理解，任何时刻都应该像小孩子那样的天真愉快和活泼。”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她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光明与谦和，宽绰与大度。

瑛英：这样看起来，爱伦凯也不过是一个妥协于现实的人物而已。

紫文：那也不能说，假使她是个现实的妥协者，她怎么会在那时代，叫出“妇女解放”的呼声？不过她拿“爱”来调和人生，既不尤天亦不恨人，同时绝不是现实的妥协者而是反抗者。她也不像一般女子，不满于现实生活，同时却仍沉沦于现实生活而不能自拔。

斐佩：爱伦凯的妇女运动有怎样几个目标？

紫文：她提出过三个信条。一、结婚应以恋爱为基础。二、自由离婚。三、母性复兴。

瑛英：记得爱伦凯的主张恋爱结婚，是根据优生学的。是吗？

紫文：是的。她曾经说：“恋爱是神圣的，是一切文化的渊源。恋爱结婚的双方，必感到无上的幸福，在这样生活下所产生的小孩，必比一般没有爱的夫妇所生的小孩聪明。不过爱伦凯这个见地，确是缺少科学上的根据，她只说历史上的所谓大伟人，或者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半都是私生子，换句话说，他们的父母大多都是由恋爱而结合的。”

斐佩：爱伦凯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紫文：她主张以灵肉一致，与全人格的恋爱为基础，换句话说：在肉体上、知识上、道德上站在同一平行线上的男女两人，相互爱合。两者一体，这样的结合，当可永远在爱的熔炉中

生活。

瑛英：我看这完全是理想，难怪她只好独身一生了。

紫文：爱伦凯主张结婚不必形式，她说两性间，既有了纯挚的爱情，自然都有高尚的道德，用不着借法律来保障。同时她又主张无条件离婚，她说恋爱不是永久不变的，两性间等到绝对没有爱情的时候，当然大家分手，免得貌合神离，彼此痛苦。

瑛英：这只能当作一种理想，而且我们希望这理想能实现。但事实却不使我们这样乐观，尤其在中国现在这种社会里——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结婚虽不必有怎样隆重的仪式，最好需经过法律手续。免得一般不负责任的人们，朝秦暮楚，以恋爱为游戏。

斐佩：爱伦凯的母性复兴说又如何？

紫文：她主张男女分职，各尽分内的责任，女子领域的核心是做母亲，所以假使女子不能尽做母亲的职务，即使能尽职于社会，也不能说是“完人”。

紫文：其次我们得谈谈柯仑泰了。

斐佩：柯仑泰现在还是健在着吗？

紫文：是的，今年她已经六十二岁了，但据见到她的人说，假使不知道她年龄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少年夫人呢。她父亲“特莫诺米”将军，是旧俄时代的大地主，非常顽固，所以柯仑泰夫人小时的生活，非常拘束。俄国当时自由主义的思想盛极一时，她父亲怕她传染这思想，所以连学校也不许她进，只许她在家勤读。可是人，常是很奇怪的，在这样的顽固的教养下，她的反抗，反会比常人显著，她在十八岁那年，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瑛英：据说她懂得好几国语言文字。是吗？

紫文：是的，她的足迹，走遍了欧美两洲，起初毕业于德国齐利大学，研究组织学，后来又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对于劳动

问题、妇人问题等，有她独特的见地，同时对于文学，也有十二分的素养。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她也是其中的一位要角，因之被捕下狱。革命成功，她被推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一九二三年被任命为挪威大使兼通商代表，开世界外交史上有女外交家之新纪录。

斐佩：她对于妇女解放的见地怎样？

紫文：她把过去与将来的社会现象，分作三个时代：（一）原始人民，男子为了游猎、游牧、远征，设有一定的住所，女子专业养育子女，为养育子女而从事耕作，调理食物，裁制衣服，那时一切以女子为中心，即所谓“母权时代”。（二）此后生活安定，男子支配生产，操经济全权，女子变成了男性的属从。这所谓“父权时代”，女子只是一生子的机器，是男子的玩物，而且可以金钱买卖。（三）是因资本主义的发达，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都失了原来的园地从事于机械工作，但低廉的工资，不足维持养活妻孥，于是妻女亦不得不自行从事生产，因女子工资较廉，一般乐于雇用，于已被摒弃于生产部门以外的女子，又回复了与男子同等的领域。女子既已与男子有同等的经济领域，当然主张有平等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男女平等时代”。柯仑泰曾说：“现在一般所谓在法律上的妻子，由男子抚养，不事生产，将子女任佣人养育，终日徒事消费与享乐，这种女子，只可当她是卖淫妇。”

（原载 1934 年 2 月 18 日

《申报》副刊《妇女园地》第 1 号和

1934 年 2 月 25 日《申报》副刊《妇女园地》第 2 号）

忆家煌

在抽屉里，无意地发现家煌的遗稿——《出殡路由》——使我又凄然地浮起了家煌的印象。

人死了——怎么样都是好的，这差不多成了惯例。因为死了的人不会再说话了，好坏可以任人去品评，只要和他没有特殊的冤仇，谁不愿意做个顺水人情，说他两句好话呢？相反的，要是他没有死，那是很少人愿意去说他的好话的，除非有特殊的用意。说不定，有时候还要说他几句坏话，攻击他一下子，甚至于还要用手段将他置诸死地。等到死了以后，于是，也就成为好人了。

家煌呢？在生前，我是非常知道的：他是一个十足的坏家伙。他有官不做，有福不享，有高价的高稿费不卖稿子；情愿整天地跑马路，嚼大饼油条，以致老婆不认他做丈夫，朋友不认他做朋友，弄得后来无法生活，一病就死。这样一个家伙，要说他是一个好人，那是如何的不可能啊！

可是，他死了以后呢？便马上有人称他为天字第一号的好人了。接着东也吹吹，西也捧捧，并且还硬把他拖进一个什么文艺

的阵营里面去，说他是怎样怎样的一个好人，怎样怎样的一员猛将。于是坏的家煌，一变而成为好的健将了。

不死是不会被称为好人的，我常常这样想。假如家煌现在还活着的话，那将不知道他还要坏到什么程度呢？可是，他已经死了。

想起了家煌，想起了死后无知的可怕，我不禁默然伤神者久之！

（原载 1934 年 4 月 12 日《中华日报》

副刊《动向》，署名柳七）

关于《天下太平》

二十五号的《火炬》上，有一篇烘燎先生的关于《天下太平》的批评，他说《天下太平》中有很多的缺点。如“作者似乎很倾重于大众痛苦的暴露，以及农村破产的描写”和“吴君把出路忘掉了，把弱小民族应当奋斗反抗的精神给抹杀了，造成通篇‘乞怜的哀鸣’”等。这种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虽然认为《天下太平》中有缺点，但我所说的缺点，却与烘燎先生说的完全不同。我是恰巧站在烘燎先生的反面。第一，王小福的“没有出路”“做贼”“自杀”，这都是必然的原因。因为他早有他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决定了。他是大朝奉，他是经常坐在柜台上，帮助当店老板用高利贷剥削穷人的。他的“生活条件”和“地位”，一向是和普通穷人不同的，所以，他一没落下来，便“无路可走”。因为他不能放弃他的“大朝奉”的身份，他羞与一般穷人为伍，而且，在体力上，普通穷人所做的粗重事情，他都不能做，他更不愿意随一般穷人去向现实“奋斗”，“反抗”。因此，王小福就只有孤独，永远无路可走，做贼，以至于自杀。……这是必然的结果，王小福的死，也就是整个“剥削”者的死。这是

丝毫用不着怜惜的。

第二，除上述故事的发展，在《天下太平》中得到了相当的成功以外，在表现方法上，吴组缃君是还剩下有两个很大的缺点的：（一）大朝奉的思想和身份，在王小福的身上还表现得很不够，在写王小福写得到处都无路可走的时候，是很容易使读者对王小福作无谓的同情的，作者应当把王小福的弱点——地位，思想，和羞与普通穷人为伍等，随时随地地暴露出来，使读者都能知道：像王小福这种人，没落，无路可走，那才是活该的。（二）诚如烘燎先生所说：全篇中没有“奋斗”和“反抗”的精神。但我所指的“奋斗”“反抗”，都和烘燎先生的不同。我并不是指王小福应该去“奋斗”“反抗”，而是指吴组缃君笔底的一般穷人。吴君应当将一般穷人的出路，“奋斗”“反抗”，很随便地带写下来，给读者以暗示，而反衬出王小福的永远没有出路。这就是说：人家都有出路，只有王小福这种人是非死不可的。这两点，我以为是《天下太平》中的一个不小的缺憾。

（原载 1934 年 4 月 30 日《中华日报》副刊）

“手续费”与“刀手费”

——读《裤子掉下来了》以后

本月十四日金满成先生在本刊上写了一篇《裤子掉下来了》，看了之后，很有一点感慨。

打人而把女人的裤子打下来，打下裤子来之后而且还要“手续费”，这真可以算得出是稀世的奇闻了。但，偶然回想到咱们的故乡——胡适之先生称为模范省的湖南——就觉到打人还要“手续费”的事情不但不稀奇，而且似乎有点儿落后了。据去年一位由故乡跑到上海来的公公说：“世界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怕人了，从前一年到头看到杀一个人，现在一天到晚可以杀几十个。杀了人还不打紧，还要什么‘刀手费’‘伙食费’……真是……”

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惊异，便追根究底地问了一番。后来他详细地告诉我们：这种“刀手费”是县中团防局里的规定，每杀一名本地的犯人，犯人的家属就要送局长二十至三十元钱，作为“刀手费”，意思是谢谢局长，替犯人的家属除掉了一个坏人。如果不送，就不许被杀者的家属收尸，甚至于还要将家属监禁起